

卷四十七

唐太宗

下

高宗

上

歷代通鑑纂要

卷四

十七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四十七

起唐太宗貞觀十五年  
至高宗顯慶五年

十五年以文成公主嫁吐蕃

吐蕃復遣其相祿東贊來請婚。上嘉其善應對。欲以琅琊公主外孫段氏妻之。辭曰。臣國中有婦。父母所聘不可棄也。且贊普未得謁公主。陪臣何敢先娶。上益賢之。然欲撫以厚恩。竟不從其志。命江夏王道宗持節送文成公主于吐蕃。贊普大喜。慕中國衣服儀衛之美。為公主別築城郭宮室而處之。

丑辛



胡氏寅曰。祿東贊雖夷狄。然知敬父母之命。守伉儷也配偶之情。則當聽其義。成其美。乃中國禮義之教矣。欲撫以厚恩者。獨無它道乎。

### 命太常博士呂才判定陰陽雜書

上以近世陰陽雜書。訛偽尤多。命太常博士呂才判定上之。才皆為之叙。質以經史。其序宅經曰。近世巫覡。妄分五姓。如張王為商。武庚為羽。似取諧韻。至於以柳為宮。以趙為角。又復不類。或同出一姓。分屬宮商。或複姓數字。莫辨徵羽。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叙祿命曰。祿命之書。多言或中。

人乃信之。然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今亦有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夫壽更異。此皆祿命不驗之著明者也。其叙葬曰。古者卜葬。蓋以朝市遷變。泉石交侵。不可前知。故謀之龜筮。近代或選年月。或相墓田。以為窮達壽夭。皆因卜葬所致。按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是古人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吳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司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朝而窆。不毀則日中而窆。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

於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以妖巫  
妄言。遂於擗踊之際。擇地選時。以希富貴。或云。辰  
日不可哭泣。遂莞爾而對弔客。或云。同屬忌於臨  
壙。遂吉服不送其親。傷教敗禮。莫斯為甚。識者以  
為確論。

### 起復于志寧為太子詹事

詹事于志寧遭母喪。起復舊職。太子治宮室。妨農  
功。好鄭衛之樂。寵昵宦官。役使司馭。不許分番。私  
引突厥入宮。志寧上書切諫。太子大怒。遣刺客張  
師政。統千承基殺之。二人入其第。見志寧寢處。苦

塊。竟不忍殺。

胡氏寅曰。太子之於詹事。學為父子。學為君臣  
焉。太宗使志寧輔導太子。而奪其喪。豈其未之思  
歟。然志寧不能力辭。乃以無事之時。從金革之例。  
冒哀居官。則何以訓太子。宜太子之不納其諫也。  
然太子之欲殺志寧。則是刺客之不如矣。其不能  
終宜哉。

寅壬

十六年。以岑文本專知機密。

詔太子用庫物有司勿為限制。

太子發取無度。左庶子張玄素上太子書曰。恩旨

未踰六旬。用物已過七萬。驕奢之極。孰云過此。伏惟居安思危。日慎一日。太子惡之。令戶奴陰伺擊之。幾斃。

胡氏寅曰。周官內府膳夫酒正。有王及后世子不  
會之文。以愚度之。非武王周公之法也。夫日用之  
切身者。莫大乎膳服。而易以溺人者。莫若酒。今以  
尊貴之故。惟意所取。不限多少。則珠襦玉食。長夜  
之飲。由此起矣。豈聖人節以制度。自家刑國之道  
哉。

以長孫無忌為司徒。房玄齡為司空。魏徵為太子太

### 師

初魏徵有疾。上手詔問之。且言不見數日。朕過多  
矣。若有聞見。可封狀進來。徵上言。陛下臨朝。常以  
至公為言。退而行之。未免私僻。或畏人知。橫加威  
怒。欲蓋彌彰。竟有何益。徵宅無堂。上命輟小殿之  
材以構之。五日而成。仍賜以素屏褥几杖等。以遂  
其所尚。徵上表謝。上手詔曰。處卿至此。蓋為黎元  
與國家。何事過謝。會上問侍臣。以國家急務。褚遂  
良曰。太子諸王。宜有定分。此為最急。時太子承乾  
失德。魏王泰有寵。羣臣日有疑議。故遂良對及之。

上乃曰。方今羣臣忠直。無踰魏徵。我遣傳太子。用絕天下之疑。乃以徵為太子太師。

上嘗問徵。比來朝臣。殊不論事。何也。對曰。陛下虛心采納。必有言者。凡臣徇國者寡。愛身者多。彼畏罪。故不言耳。

房玄齡。高士廉。遇少府少監竇德素於路。問北門近何營繕。德素奏之。上怒。讓玄齡等曰。君但知南牙政事。北門小營繕。何預君事。玄齡等拜謝。魏徵進曰。玄齡等為陛下股肱耳目。於中外事。豈有不應知者。使所營是。則當助成之。非則當請罷之。不

知何罪而責。亦何罪而謝也。上甚愧之。

### 宇文士及卒

上嘗止樹下。愛之。士及從而譽之不已。上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我不知佞人是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至是卒。謚曰縱。

范氏祖禹曰。大禹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子曰。佞人殆。夫佞人者。止於諛悅順從而已。而近之必至於殆。彼佞人者。不知義之所在。而惟利之從。故也。是故堯舜畏之。而孔子以為殆。人君可不遠之乎。

高麗泉蓋蘇文弒其王建武

十七年鄭公魏徵卒

魏徵寢疾。上與太子同至其第。指衡山公主。欲以妻其子叔王。徵薨。命百官赴喪。給羽葆鼓吹。陪葬昭陵。其妻裴氏曰。徵平生儉素。今葬以羽儀。非其志也。悉辭不受。以布車載柩而葬。上登苑西樓。望哭盡哀。自製碑文。并為書石。謂侍臣曰。人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魏徵沒。朕亡一鏡矣。

圖功臣於凌煙閣

上命圖畫功臣長孫無忌。趙郡王孝恭。杜如晦。魏徵。房玄齡。高士廉。尉遲敬德。李靖。蕭瑀。段志玄。劉弘基。屈突通。殷開山。柴紹。長孫順德。張亮。侯君集。張公謹。程知節。虞世南。劉政會。唐儉。李世勣。秦叔寶等於凌煙閣。

太子承乾謀反。廢為庶人。立晉王治為太子。貶魏王泰為東萊郡王。

太子承乾少有變疾。喜聲色。畋獵。所為奢靡。畏上知之。對宮臣常論忠孝。或至涕泣。退歸宮中。則與羣小相褻狎。宮臣有欲諫者。太子揣知其意。輒迎

拜自責。暴亡。奴盜民間馬牛。親臨烹煮。與所幸廝  
役共食之。又效突厥語及服飾飲食。謂左右曰。一  
朝有天下。當帥數萬騎獵於金城西。然後解髮委  
身思摩。若當一設。突厥別部典  
兵者曰設不居人後矣。漢王  
元昌所為多不法。上數譴責之。由是怨望。太子與  
之甚善。朝夕同遊戲。大呼交戰。擊刺流血。以為娛  
樂。私幸太常樂童與同卧起。上怒殺之。太子於宮  
中構室立像。朝夕奠祭。稱疾不朝謁者數月。魏王  
泰多能有寵。潛有奪嫡之志。折節下士。以求聲譽。  
上命韋挺杜楚客攝泰府事。二人俱為泰要結朋

黨。太子畏其逼。陰養刺客紇干承基等謀殺之。吏  
部尚書侯君集怨望。以太子暗劣。欲承釁圖之。因  
勸之反。太子大然之。厚賂中郎將李安儼。使為中  
訶。虛正切  
候伺也洋州刺史趙節。駙馬都尉杜荷。皆預其  
謀。割臂為誓。荷謂之曰。但稱暴疾危篤。主上必親  
臨視。因茲可以得志。會齊王祐反。事連承基。繫獄  
當死。上變告太子謀反。敕大理中書門下。參鞠之。  
反形已具。上面責承乾。承乾曰。臣為太子。復何所  
求。但為泰所圖。時與朝臣謀自安之術。不逞之人。  
遂教臣為不軌耳。今若泰為太子。所謂落其度內。



也。上乃謂侍臣曰。將何以處承乾。羣臣莫敢對。通事舍人來濟進曰。陛下不失為慈父。太子得盡天年。則善矣。上從之。詔廢承乾為庶人。幽之。元昌賜自盡。君集。安儼。節。荷等。皆伏誅。庶子張玄素等。以不諫諍。免為庶人。獨于志寧。以數諫見褒。君集被收。上謂侍臣曰。君集有功。欲乞其生。可乎。羣臣不可。上乃泣謂之曰。與公長訣矣。遂斬之。而原其妻子。承乾既獲罪。魏王泰日入侍奉。上面許立為太子。岑文本。劉洎。亦勸之。長孫無忌固請立晉王治。上謂侍臣曰。昨青雀魏王泰小字投我懷云。臣今日始

得為陛下子。臣有一子。臣死之日。當為陛下殺之。傳位晉王。朕甚憐之。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下失言。此國家大事。存亡所繫。願熟思之。且陛下萬歲後。魏王據天下之重。肯殺愛子以授晉王哉。陛下前者以嫡庶之分不明。致此紛紜。今必立魏王。願先措置晉王。始得安全耳。上流涕曰。吾不能也。因起入宮。魏王泰恐上立晉王。謂之曰。汝與元昌善。得無憂乎。治憂形於色。上怪屢問其故。治以狀告。上憮然。始悔立泰之言矣。上獨留長孫無忌。房玄齡。李世勣。褚遂良。謂曰。我三子一弟。所為如是。我

心誠無聊賴。因自投于牀。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奪刀以授晉王。無忌等請上所欲。上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上乃使治拜無忌曰。汝舅許汝矣。即御太極殿。召羣臣謂曰。承乾悖逆。秦亦凶險。諸子誰可立者。衆皆謹呼曰。晉王仁孝。當為嗣。上悅。詔立晉王治為皇太子。時年十六。謂侍臣曰。我若立秦。則是太子之位。可經營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皆兩棄之。傳諸子孫。永為後法。且秦立。則承乾與治。皆不全。治立。則承乾與秦皆無恙矣。乃降秦爵東萊郡王。幽之北苑。府僚親狎者皆

遷嶺表。尋徙秦為順陽王。

司馬氏光曰。唐太宗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愛。以杜禍亂之原。可謂能遠謀矣。

以太子太保蕭瑀詹事李世勣同中書門下三品

詔以長孫無忌為太子太師。房玄齡為太傅。蕭瑀

為太保。李世勣為詹事。瑀世勣並同中書門下三

品。唐以僕射侍中中書令為正宰相。僕射二品。侍

中中書令三品。詹事官卑。藉其輔翼太子。故授

之同三品。使得與聞國政。同三品自此始。又以李

大亮。于志寧。馬周。蘇勗。高季輔。張行成。褚遂良。皆為寮屬。世勣嘗得暴疾。方云鬚灰可療。上自翦鬚

為之和藥

定太子見三師儀。迎於殿門外先拜。三師各拜。每門讓於三師。三師坐。太子乃坐。其與書前後稱名惶恐。

黃門侍郎劉洎言太子宜勤學問。親師友。今入侍宮闈。動踰旬朔。師保以下。接對甚希。上乃命洎與岑文本。褚遂良。馬周。更詣東宮與太子遊。

上自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而不竭其力。則常得乘之矣。見其乘舟。則曰。水所

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息於木下。則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上疑太子柔弱。密謂長孫無忌曰。雉奴

太子治懦小字

恐不能守社稷。吳王恪。英果類我。我欲立之。何如。無忌固爭以為不可。上曰。公以恪非已之甥邪。無

忌曰。太子仁厚。真守文

守成尚文也

良主。儲副至重。豈

可數易。上乃止。謂恪曰。父子雖至親。及其有罪。則法不可私。漢立昭帝。燕王不服。霍光折簡誅之。此不可以不戒。

上謂羣臣曰。吾如治年時。頗不能循常度。治自幼

寬厚。冀其稍壯。自不同耳。無忌對曰。陛下神武。乃撥亂之才。太子仁恕。實守文之德也。

胡氏寅曰。太宗深知太子懦弱。謂無忌黨其甥。是也。無忌言儲副不可數易。亦是也。然太宗胡不於廢承乾時。熟察諸子而慎選之。乃聽無忌而舍吳王。至是事不可易矣。無忌以懿戚居輔相。所宜援立英果。以靖國家。乃私於其甥。擁護晉王。其意以為晉王既立。則可以長保富貴也。曾不幾何。困於誣罔。竟被誅絕。不能自明。於是向之所以自營者。適所以自伐。亦可以為大臣謀國置嗣不忠者之

戒矣

### 陪魏徵碑

初魏徵嘗薦杜正倫。侯君集有宰相才。至是正倫以罪黜。君集謀反誅。上始疑徵阿黨。又有言徵自錄前後諫辭。以示起居郎褚遂良者。上愈不悅。乃罷叔玉尚主。而陪所撰碑

曾氏鞏曰。魏公以諫諍事付史官。而太宗怒之。每恨其不思。而益知公之為賢。君之使臣。與臣之事君。大公至正之道而已。大公至正之道。非滅人言以掩已過也。且以諫諍為當掩。是以諫諍為非美

也。則後世誰復當諫諍乎。况前代之君。有納諫之  
美。而後世不見。則非惟失一時之公。又將使後世  
之君。謂前代無諫諍之事。是啓其怠且忌矣。  
房玄齡等上高祖今上實錄

上嘗謂褚遂良曰。卿知起居注。所書可得觀乎。對  
曰。史官書人君言動。備記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為  
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  
邪。對曰。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黃門侍郎劉洎曰。  
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矣。

范氏祖禹曰。人君言行。被於天下。其得失何可私

也。欲其可傳於後世。莫若自修而已。何畏乎史官  
之記邪。劉洎之言。足以儆君心。而全臣職矣。

楊氏時曰。劉洎之言善矣。然特可以勸夫好名之  
君耳。理則有所未盡也。夫言行君子之樞機。善則  
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雖使莫或  
記之。而民之從違如此。則亦何可掩乎。

上又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欲觀國史。可撰次以聞。  
諫議大夫朱子奢上言。陛下獨覽起居。於事無失。  
若以此法傳示子孫。或有飾非護短。史官不免刑  
誅。則莫不順旨全身。千載何所信乎。上不從。玄齡

乃與給事中許敬宗等刪為高祖今上實錄。書成上之。上見書六月四日事。語多微隱。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鳩叔牙以存魯。朕之所為亦類是耳。史官何諱焉。即命直書其事。范氏祖禹曰。古者官守其職。史書善惡。君相不與焉。此姦臣賊子所以懼也。後世人君得以觀史。而宰相監修。欲其直筆。不亦難乎。人君任臣以職。而宰相不與史事。則善惡庶乎可信也。

### 新羅乞兵伐高麗。遣使諭之。

新羅遣使言百濟與高麗連兵。謀絕新羅入朝之

路。乞兵救援。上遣使齎璽書諭之。蓋蘇文不奉詔。使還。上曰。蓋蘇文弑君。不可以不討。遂欲自征高麗。遂良諫曰。天下譬猶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肢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致討。但命一二猛將。將四五萬衆。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幼穉。諸王陛下所知。一旦棄金湯之全。踰遼海之險。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臣之所甚憂也。羣臣亦多諫者。上皆不聽。

十八年。以劉洎為侍中。岑文本。馬周。為中書令。

上嘗謂侍臣曰。朕欲自聞其失。諸公其直言無隱。

劉洎曰。頃有上書不稱旨者。陛下皆面加窮詰。恐非所以廣言路。馬周曰。陛下比來賞罰。微以喜怒有所高下。上皆納之。

上文學辯敏。羣臣言事者。引古今以折之。多不能對。劉洎上書諫曰。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至尊。虛襟以納其說。猶恐未敢對敷。况動神機。縱天辯。飾辭而折其理。引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應答。且多記損心。多語損氣。願為社稷自愛。上飛白答之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今聞讜言。虛懷以改。

以褚遂良為黃門侍郎。參預朝政。

上嘗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為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上曰。然。朕見前世帝王拒諫者。多云業已為之。終不為改。如此。欲無危亡得乎。

上謂長孫無忌等曰。人苦不自知其過。卿可為朕明言之。無忌對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將順之。不暇。又何過之可言。上曰。朕問公以已過。公等乃曲相諛說。朕欲面舉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

皆拜謝。上曰：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敏於決斷，而摠  
兵攻戰，非其所長。高士廉臨難不改節，當官無朋  
黨，所乏者骨鯁規諫耳。唐儉言辭辯捷，善和解人。  
事朕三十年，遂無言及於獻替。楊師道性行純和，  
而情實怯懦，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質敦厚，持  
論恒據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貞，有利  
益，然意尚然諾，私於朋友。馬周見事敏速，直道而  
言，朕比任使，多能稱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  
正，每寫忠誠，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  
范氏祖禹曰：君臣以道相與，以義相正，有朋友之

義，非徒以分相使而已。太宗欲聞過，而無忌納諫，  
以悅之，其罪大矣。然太宗論羣臣之得失，亦豈皆  
中於理哉？遂良直道犯顏，盡忠無隱，王魏之比也。  
而譬之飛鳥，輕侮其臣，不恭孰甚焉。

帝如洛陽，命房玄齡留守，以張亮、李世勣為行軍大  
總管，詔親征高麗。

上至洛陽，聞洺州刺史程名振善用兵，召問方略。  
嘉其才敏，勞勉之。名振失不拜謝，上試責怒以觀  
其所為。名振謝曰：踈野之臣，未嘗親奉聖問，適方  
心思所對，故忘拜耳。舉止自若，應對愈明辯。上乃



歎曰。奇士也。即日拜右驍衛將軍。以張亮為平壤大總管。帥兵四萬。艦五百。自萊州泛海趨平壤。又以李世勣為遼東大總管。帥步騎六萬。及蘭河降胡趣遼東。手詔諭天下。以高麗蓋蘇文弑主虐民。今問其罪。所過營頓。無為勞費。

十九年封比干墓

詔謚殷太師比干曰忠烈。命所司封其墓。春秋祠以少牢。給五戶洒掃。上至鄴。自為文祭魏太祖曰。臨危制變。料敵設奇。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

胡氏寅曰。知人則易。自知則難。太宗之評魏武者。正所以自狀耳。

詔太子監國

詔太子監國。留居定州。命太傅高士廉。詹事張行成。庶子高季輔。及侍中劉洎。中書令馬周。同掌機務。以輔之。將行。太子悲泣數日。上曰。為國之要在於進賢退不肖。賞善罰惡。至公無私。汝當努力行此。悲泣何為。

岑文本卒。以許敬宗檢校中書侍郎。帝攻安市城。不下。詔班師。

先是諸軍拔蓋牟。卑沙。遼東。白巖諸城。車駕進攻安市城。高麗北部延壽。惠真帥兵十五萬救安市。江夏王道宗曰。高麗傾國以拒王師。平壤之守必弱。願假臣精兵五千。覆其本根。則數十萬衆可不戰而降矣。上不應命。李世勣將步騎萬五千陳于西嶺。長孫無忌將精兵萬一千。自山北出狹谷以衝其後。上自將步騎四千為奇兵。敕諸軍聞鼓角齊出奮擊。延壽等見世勣布陳。勒兵欲戰。上望見無忌軍塵起。命作鼓角。舉旗幟。諸軍鼓譟並進。薛仁貴大呼陷陳。所向無敵。大軍乘之。高麗兵大潰。

延壽。惠真帥衆請降。舉國大駭。後黃城。銀城。皆自拔遁去。數百里無復人煙。上乃更名所幸山曰駐驛山。刻石紀功。七月。張亮至建安城。破高麗兵。至是世勣攻安市不下。江夏王道宗督衆築土山。以逼其城。凡六旬。用功五十萬。山頽壓城。城崩。會守城傅伏愛私離所部。高麗自缺城出戰。遂奪土山。塹而守之。上怒。斬伏愛以徇。命諸將攻之。三日不能克。上以遼左早寒。草枯水凍。士馬難久留。且糧食將盡。敕班師。先拔遼蓋二州。戶口渡遼。乃耀兵於安市城下而旋。還師渡遼。暴風雪。士卒沾濕。多

死者。上以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命馳驛祀徵以少牢。復立所製碑。召其妻子詣行在。勞賜之。

范氏祖禹曰。太宗玩武不已。困於小夷。無異於煬帝。蓋不能慎終如始。日新其德。而欲功過五帝。地廣三王。是以失之。然見危而思直臣。知過而能自悔。此其所以為賢也。

### 贖諸軍所虜高麗民萬四千口

諸軍所虜高麗民安集幽州。將以賞軍。上愍其父子夫婦離散。命有司平其直。悉以錢布贖為民。歡

呼之聲。三日不息。

### 殺侍中劉洎

初。上將東行。謂侍中劉洎曰。我今遠征。爾輔太子。安危所寄。宜深識我意。對曰。願陛下無憂。大臣有罪者。臣謹即行誅。上以其妄發。怪之。及上還不豫。洎色悲懼。謂同列曰。疾勢如此。聖躬可憂。或譖於上曰。洎言國家事不足憂。但當輔幼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異志者。誅之自定矣。上以為然。詔賜自盡。

胡氏寅曰。太宗殺洎甚遽。大臣亦不聞有諫者。何

也。太宗盛意伐高麗。挫屈而歸。慙怒之氣。無所發泄。正爾卧疾。而譖者觸其諱惡。是故雷震霆擊。不復思惟也。故人主必以禮義養其心志。使氣合大和。則喜無過差。怒無暴悖矣。

以馬周攝吏部尚書

周以四時選為勞。請復十一月。選至三月畢。從之。

二十年。遣大理卿孫伏伽等巡察四方。

遣大理卿孫伏伽等二十二人。以六條一察官人善惡二察

戶口流散帳籍隱沒三察農桑不勤  
察妖猾盜賊不事生業五察德行孝弟  
藏器晦迹應時用者六察黠吏豪宗  
兼并繼暴貧弱冤苦不能自伸者巡察四方。伏

伽等多所貶黜。其人詣闕稱冤者。前後相屬。上令褚遂良類狀以聞。上親臨決。以能進擢者二十人。以罪死者七人。流以下除免者數百千人。

詔太子聽政

上疾未全平。欲專保養。詔太子間日聽政於東宮。既罷。則入侍藥膳。不離左右。褚遂良請遣太子旬日一還東宮。與師傅講論。從之。

帝如靈州。遣李世勣擊薛延陀。降之。敕勒諸部遣使請吏

駕至浮陽。回紇等十一姓各遣使歸命。乞置官司。

上大喜。遣使納之。詔曰。朕聊命偏師。遂擒頡利。始弘廟畧。已滅延陀。鐵勒百餘萬戶。請為州郡。混元以降。殊未前聞。宜備禮告廟。仍頒示普天。上為詩曰。雪恥酬百王。除兇報千古。勒石於靈州。帝生日。罷宴樂。

上謂長孫無忌等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為樂。在朕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為歡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

### 幸房玄齡第

房玄齡嘗以微譴歸第。褚遂良諫曰。玄齡翼贊聖功。冒死決策。選賢立政。勤力為多。自非罪在不赦。不可遐棄。若以其衰老。亦當退之以禮。上然之。因幸芙蓉園。玄齡敕子弟汛掃門庭曰。乘輿且至。有頃。上幸其第。因載玄齡還宮。

### 二十一年。申公高士廉卒

士廉卒。上將往哭之。房玄齡長孫無忌諫曰。陛下餌金石。於方不得臨喪。奈何不為宗廟自重。不聽。無忌中道伏卧。流涕固諫。上乃還入東苑。南望而

哭涕下如雨。及柩出。登樓望哭。

以敕勒諸部為州縣。

回紇諸部皆來朝請吏。詔以為六府七州。各以其酋長為都督刺史。各賜金繒遣之。諸酋長奏請以回紇以南。突厥以北。開一道。謂之參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驛。上許之。於是北荒悉平。然回紇吐迷度已私自稱可汗。官號皆如突厥故事。

范氏祖禹曰。太宗好大無窮。兼蓄夷夏。非所以遺後嗣安中國之道。此當以為戒而不可慕也。

以牛進達李世勣為行軍大總管伐高麗。

立子明為曹王。

曹王明母楊氏。巢刺王之妃也。有寵於上。文德皇后之崩也。欲立為皇后。魏徵諫曰。陛下方比德唐虞。柰何以辰嬴自累。乃止。尋以明繼元吉後。

范氏祖禹曰。太宗殺弟而納其妃。其瀆人倫甚矣。又以明繼元吉後。是彰其母之為弟婦也。

二十二年作帝範以賜太子。

上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且曰。修身治國。備在其中。一旦不諱。更無所言矣。然汝

申戌

當更求古之哲王為師。如吾不足法也。夫取法於上。僅得其中。取法於中。不免為下。吾即位以來。不善多矣。顧弘濟蒼生。肇造區夏。功大益多。故人不怨。業不墮。然比之盡美盡善。固多愧矣。汝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貴。竭力為善。則國家僅安。驕惰奢縱。則一身不保。且成遲敗速者。國也。失易得難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慎哉。

### 中書令馬周卒

上親為調藥。使太子臨問。

以崔仁師為中書侍郎。參知機務。

### 以長孫無忌檢校中書令 帝如玉華宮

上營玉華宮。務為儉約。惟寢殿覆瓦。餘皆茅茨。然所費已巨億計。九嬪之徐惠上疏曰。今東征

高麗。西討龜茲。營繕相繼。服玩華靡。夫以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玩玩技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醜毒。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上善其言。甚禮重之。

臣等謹按太宗求治之心。至是漸不克如初矣。故玉華宮之營。雖知善徐惠之言。亦說而不繹也。其視貞觀初。畏魏徵而止幸南山。賞玄素而罷修洛陽者。何相遠哉。

### 崔仁師坐罪除名流連州

坐有伏闕訴寃者。仁師不奏也。

### 殺華州刺史李君羨

太白屢書見太史占云女主昌。民間又傳秘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上惡之。以武衛將軍李君羨。小名五娘。而官稱封邑。皆有武字。出

為華州刺史。御史復奏君羨謀不軌。上遂誅之。上嘗密問太史令李淳風。秘記所云。信有之乎。對曰。臣仰稽天象。俯察曆數。其人已在宮中。自今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其兆既成矣。上曰。疑似者盡殺之。何如。對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也。王者不死。徒多殺無辜。且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幾頗有慈心。為禍或淺。今借使得而殺之。天或生壯者。肆其怨毒。恐陛下子孫無遺類矣。上乃止。

### 司空梁公房玄齡卒



玄齡留守京師。疾篤。上徵赴玉華宮。有輿入殿。相對流涕。因留宮下。候問不絕。玄齡謂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無事。惟東征未已。羣臣莫敢諫。吾知而不言。死有餘責。乃上表曰。陛下每決一重囚。必令三覆五奏。膳素止樂者。重人命也。今驅無罪之士卒。委之鋒刃之下。使之肝腦塗地。獨不足愍乎。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它日能為中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為前代雪恥。外為新羅報讎。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願陛下許高麗自新。焚陵

波之船。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臣旦夕入地。儻蒙錄此哀鳴。死且不朽。上自臨視。握手與訣。悲不自勝。卒。謚曰文昭。

柳氏芳曰。玄齡佐太宗定天下。及終相位。凡三十二年。天下號為賢相。然無跡可尋。德亦至矣。故太宗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諍。而房杜讓其賢。英衛善將兵。而房杜行其道。理致太平。善歸人主。為唐宗臣。固宜哉。

以褚遂良為中書令

雅眉印州獠反

初上以高麗困弊。議以明年發三十萬衆一舉滅之。或以劔南隋末無寇。屬者遼東之役。又不預徵發。百姓富庶。宜使造舟。上從之。遣使發民造船。役及山獠。於是三州獠反。發隴右峽中兵二萬餘人。以擊之。蜀人苦造船之役。州縣督迫嚴急。民至賣田宅鬻子女。不能供。穀價踊貴。劔外騷然。

二十三年。帝有疾。詔太子聽政。如翠微宮。

以李世勣為疊州都督。

上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恩。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用為僕射。親任之。若

徘徊顧望。當殺之耳。乃左遷世勣為疊州都督。世勣受詔不至家而去。

范氏祖禹曰。太宗以世勣為愚也。則不可託幼孤。而寄天下矣。以為賢也。當任而勿疑。乃憂後嗣之不能懷服。先黜之而後用。是以犬馬畜之也。夫欲奪其心。而折之以威。欲得其力。而懷之以恩。此漢祖馭黥彭狙詐之術。五伯所不為也。苟以是心待其臣。則利祿之士可使也。若夫祿之以天下而不顧繫馬千駟而不視者。豈得而用之哉。

五月。帝崩。長孫無忌。褚遂良。受遺詔輔太子。還宮發

喪罷遼東兵

上苦痢增劇。太子晝夜不離側。或累日不食。髮有變白者。上召長孫無忌。褚遂良入卧内。謂之曰。太子仁孝。善輔導之。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汝勿憂天下。又謂遂良曰。無忌盡忠於我。我有天下。多其力也。我死。勿令讒人間之。仍令遂良草遺詔。有頃。上崩。秘不發喪。無忌等請太子先還。飛騎勁兵及舊將皆從。大行御馬輿繼至。發喪。宣遺詔。罷遼東之役。及諸土木之功。四夷入仕。及朝貢者數百人。聞喪皆慟哭。翦髮音釐。面割耳。流血灑地。在位

二十三年。年五十二歲

以于志寧。張行成爲侍中。高季輔爲中書令。太子即位。

高宗初即位。召朝集使。謂曰。朕初即位。事有不便於百姓者。悉宜陳。不盡者。更封奏。自是日引刺史十人入閤。問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嘗問大理卿唐臨繫囚之數。對曰。見囚五十餘人。惟二人應死。上悅。上嘗錄繫囚前卿所處者。多號呼稱寃。臨所處者。獨無言。上恠問其故。囚曰。唐卿所處。本自無寃。上歎息良久曰。治獄者不當如是邪。有洛陽人

李泰弘誣告長孫無忌謀反。上立命殺之。無忌遂良同心輔政。上亦尊禮二人。恭己以聽之。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遺風。

以長孫無忌為太尉。李勣為開府儀同三司。並同三

品

地震

晉州尤甚。壓殺五千餘人。

葬昭陵

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請殉葬。上遣人諭以先旨。不許。蠻夷君長為先帝所擒服者。頡利等十四人。

皆琢石為象。列於北司馬門內。

范氏

祖禹

曰。太宗以武撥亂。以仁勝殘。其材略優

於漢高。而規模不及。恭儉不若孝文。而功烈過之。迹其性本彊悍。勇不顧親。而能畏義好賢。屈已從諫。刻厲矯揉。力於為善。此所以致貞觀之治也。夫賢君不世出。自周武成康。歷八百餘年。而後有漢。漢八百餘年。而後有太宗。其所成就者如此。豈不難得哉。人君擇其善者而從之。足以得師。其不善者而戒之。足以為資矣。

胡氏寅曰。太宗見隋煬拒諫而亡。力反其道。勉彊

納諫自漢以後一人而已。然前失雖更，後失繼作。其初讜言交至，則治安之效著；其後忠益向少，則危亂之漸多。其比太甲之處，仁遷義成，王之懲前，苾後。豈直倍蓰哉？當時以諫爭為已任，而為太宗所畏敬者，莫若魏徵。然其生也嘗欲殺之，其死也竟納讒間。太甲成王，豈有是邪？

以李勣為左僕射

**高宗皇帝**永徽元年，詔衡山公主侯喪畢成昏。

太宗女衡山公主，應適長孫氏。有司以為服既公除，欲以今秋成昏。于志寧言：漢文立制，本為百姓。

成廣

公主服本斬衰，縱使服隨例除，豈可情隨例改？請俟三年喪畢成昏。上從之。

范氏

祖禹

曰：君喪三年，自古以來未之改也。漢文

率情變禮，自是以後，民不知戴君之義，而嗣君遂亦不為三年之服。唐之人主，鮮能謹於禮者。故有公除而議昏，亮陰而舉樂，忘父子之親，固不可矣。然如漢文之制，志寧之議，是亦有父子而無君臣也。為國家者，必務革漢文之薄制，遵三代之隆禮。教天下以方喪三年，則衆著於君臣之義矣。李勣解僕射，仍同三品。

以褚遂良為同州刺史

監察御史韋思謙劾奏遂良抑買人地。左遷同州刺史

亥辛

二年以黃門侍郎宇文節中書侍郎柳奭同三品

以于志寧張行成為僕射同三品高季輔為侍中

子壬

三年以褚遂良為吏部尚書同三品

帝御安福門樓觀百戲

上謂侍臣曰朕舊聞胡人善為擊鞠嘗一觀之昨初升樓即有羣胡擊鞠意謂朕篤好之也帝王所為豈宜容易朕已焚此鞠冀杜胡人窺望之情亦

因以自誠

范氏

祖禹

曰高宗即位之初問民疾苦尊禮輔相

觀胡人進戲而自戒率是道也豈不足為賢君哉不數年而悖謬昏惑卒成武氏之篡何哉初親賢後用佞也可不戒哉

以宇文節為侍中柳奭為中書令韓瑗為黃門侍郎同三品

以中書侍郎來濟同三品

四年散騎常侍房遺愛及高陽公主謀反伏誅遂殺

荆王元景吳王恪流宇文節於嶺表

丑癸

通鑑卷之四十一  
二十六

初房遺愛尚太宗女高陽公主。公主驕恣甚。與浮屠辯機等數人私通。事覺。怨望。遂使掖庭令陳玄運伺宮省機祥。遺愛亦與駙馬都尉薛萬徹。柴令武。謀奉荆王元景為主。以舉事。至是。公主謀黜遺愛。兄遺直封爵。使人誣告遺直罪。上令長孫無忌鞫之。更獲遺愛及主反狀。吳王恪有文武才。素為物情所向。太宗欲立之。無忌固爭而止。遂與無忌相惡。無忌欲因事誅之。遺愛因言與恪同謀。冀得免死。於是遺愛萬徹。令武皆斬。元景。恪。高陽。巴陵公主。並賜自盡。恪且死。罵曰。長孫無忌竊弄威權。

構害良善。宗社有靈。當族滅不久。宇文節。江夏王道宗。執失思力。並坐與遺愛交通。流嶺表。道宗素與無忌及褚遂良不協。故皆得罪。罷玄齡配饗。胡氏寅曰。太宗承統。房杜之策也。然太白經天之際。密進籌畫。使太宗手翦兄弟。并殺其子十人。此不但陳平之陰禍而已。其宗嗣不延。宜矣。唐之子孫。亦幾殲于武氏。反爾之戒。酷亦甚矣。然後知聖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則不為者。豈徒然哉。又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以遺愛絀玄齡。而無忌遂良。奉承不諫。其以為嫌乎。抑以為是乎。

二者必居一焉。皆失也。

以李勣為司空。褚遂良為右僕射。崔敦禮為侍中。高季輔卒。

寅甲

五年。以太宗才人武氏為昭儀。

初蕭淑妃有寵。王后疾之。上之為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才人武氏而悅之。太宗崩。武氏出為尼。忌日。上詣寺行香。見之泣。后聞之。陰令長髮納之後宮。欲以間淑妃之寵。武氏巧慧多權數。初入宮。屈體事。后。后數稱其美。未幾大幸。拜為昭儀。后及淑妃寵皆衰。更相與譖之。上皆不納。昭儀欲追贈其父。

而無名。故託以褒賞功臣。徧贈屈突通等。而武士護預焉。

帝在萬年宮。夜大水。

上在萬年宮。夜大雨。山水衝玄武門。衛士皆走。郎將薛仁貴登門。枕大呼。以警宮內。上遽出乘高。俄而水入寢殿。漂溺三千餘人。

胡氏寅曰。古先聖王。不恃天命。必盡人事。唐太宗有功在人。無一世即止之理。故天於高宗。再三譴告。即位之歲。地震晉陽。武氏入宮。水溺寢殿。高宗既視之。漠然。大臣亦無以恐懼。修省告其君者。豈



天固欲中微唐室邪

柳奭罷

奭以王后寵衰求罷許之

築長安外郭

雍州參軍薛景宣上言漢惠帝城長安尋晏駕今復城之必有大咎于志寧等以景宣言涉不順請誅之上曰景宣雖狂妄若得罪恐絕言路遂赦之上嘗出畋遇雨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雨衣若為則不漏對曰以瓦為之必不漏上悅為之罷獵引駕盧文操盜左藏物上命誅之諫議大夫蕭鈞

諫曰文操情實難原然法不至死上乃免之顧侍臣曰此真諫議也

范氏祖禹曰以高宗之闇而求言如此由祖宗為之法也詩曰詒厥孫謀太宗之謂矣

以長孫無忌子三人為朝散大夫

王皇后蕭淑妃與武昭儀更相譖訴后不能曲事上左右昭儀伺后所不敬者必傾心與相結由是后及淑妃動靜昭儀必知之皆以聞於上后寵雖衰然上未有意廢也會昭儀生女后憐而弄之后出昭儀潛扼殺之上至昭儀陽歡笑發被觀之女

已死矣。即驚帝問左右。左右皆曰。皇后適來此。上大怒曰。后殺吾女。昭儀因泣數其罪。后無以自明。上由是有廢立之志。又恐大臣不從。乃與昭儀幸長孫無忌第。酣飲極歡。拜無忌寵姬子三人。皆為朝散大夫。仍載金寶繒錦十車以賜無忌。上因從容言。皇后無子。以諷無忌。無忌對以它語。上與昭儀皆不悅而罷。禮部尚書許敬宗亦數勸無忌。無忌厲色折之。

范氏祖禹曰。大臣欲以義正君。而先沒於利。則不足以為重矣。高宗欲利誘無忌。使之從己。無忌苟

能辭官反賜。使知大臣之不可誘以利。亦足以格其非心矣。不知出此。卒致武后之怨。來姦臣之謀。高宗無足譏焉。惜乎無忌之不學也。

六年。以韓瑗為侍中。來濟為中書令。

唐因隋制。後宮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皆是一品。上欲特置宸妃。以昭儀為之。韓瑗來濟諫。以為故事無之。乃止。

以李義府為中書侍郎。

中書舍人李義府為長孫無忌所惡。左遷壁州司馬。義府問計於中書舍人王德儉。德儉曰。上欲立

武昭儀恐宰相異議。君能建策立之。則轉禍為福矣。義府然之。叩閣表請。上悅。留之。超拜中書侍郎。於是衛尉卿許敬宗。御史大夫崔義玄。中丞袁公瑜。皆潛布腹心於昭儀矣。

始置負外同正官

以裴行儉為西州長史

長安令裴行儉。聞將立武昭儀。以國家之禍必由此始。與長孫無忌。褚遂良。私議其事。袁公瑜聞之。以告昭儀母楊氏。行儉坐左遷。

貶褚遂良為潭州都督

上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入內殿。遂良曰。今日之召。多為中宮。上意既決。逆之必死。太尉元舅。司空功臣。不可使上有殺元舅功臣之名。遂良起自草茅。無汗馬之勞。致位至此。且受顧託。不以死爭之。何以下見先帝。勣稱疾。無忌等入。上曰。武昭儀有子。欲立為后。何如。遂良對曰。皇后名家子。先帝為陛下娶之。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非有大故。不可廢也。上不悅而罷。明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請擇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衆所共知。萬代之後。

謂陛下為何如。臣今忤陛下意。罪當死。因置笏於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放歸田里。上大怒。命引出。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于志寧不敢言。韓瑗因泣涕極諫。上不納。瑗又上疏曰。姐已傾。殷。褒。似滅周。每覽前古。常興歎息。不謂今日塵黷聖代。陛下不用臣言。臣恐宗廟不血食矣。來濟上表曰。王者立后。上瀆乾坤。必擇禮教名家。幽閑令淑。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漢成以婢為后。卒使社稷傾淪。惟陛下察之。上皆不納。它日李勣入見。

上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為后。遂良固執以為不可。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

胡氏寅曰。為天子而以我家事為言。隋文帝。唐德宗。是也。為宰相而以陛下家事為言。李勣。林甫。是也。嗚呼。此孔子所謂喪邦之言也。李泌論之詳矣。後世事涉宮禁之內。君不以謀於臣。臣不以復於君。得失存亡。秦越相視。惟明君以天下為一家。賢相以天下為己任。然後無此意矣。

范氏祖禹曰。高宗廢立。勣非惟不諫。又勸成之。親

賢遭禍。唐室中絕。皆勸之由。其禍博矣。太宗以勸為忠。託以幼孤。而其大節如此。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信矣。

許敬宗宣言於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况天子立一后。何豫諸人事。而妄生異議。昭儀令左右以聞。貶遂良為潭州都督。其後韓瑗上疏為遂良訟冤曰。遂良體國忘家。捐身徇物。風霜其操。鐵石其心。社稷之舊臣。陛下之賢佐。無罪斥去。內外咸嗟。願鑒無辜。稍寬非罪。上不聽。瑗復言曰。昔微子去而殷國以亡。張華存而綱紀不亂。陛下

無故棄逐舊臣。恐非國家之福。上不納。

廢皇后王氏為庶人。立昭儀武氏為皇后。

故后王氏。淑妃蕭氏。並囚於別院。上嘗念之間。行至其所。呼之。王后泣對曰。至尊若念疇昔。使得再見日月。幸甚。上曰。朕即有處置。武后聞之大怒。遣人斷去手足。投酒甕中。曰。令二嫗骨醉。數日而死。又斬之。后數見王蕭為祟。如死時狀。故多在洛陽。不敢歸長安。

胡氏寅曰。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太宗作帝範以訓太子。其事備矣。然皆空

言也。高宗之所取灋者。太宗之所行爾。武氏之立。其以納巢刺王妃為灋乎。故唐世無正家之灋。由太宗首惡也。

以中書侍郎李義府參知政事

義府容貌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狡險忌刻。故時人謂義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謂之

李猫

顯慶元年。以太子忠為梁王。立代王弘為太子。

弘。武后所生也。生四年矣。許敬宗奏東宮所出本微。知國家已有正嫡。必不自安。恐非宗廟之福。於

丙辰

是遂廢忠而立弘

免山東丁役

上謂侍臣曰。朕思養人之道。未得其要。來濟對曰。君之養人。在省征役。今山東役丁。歲別數萬。役之則人大勞。取庸則人大費。願量公家所須外。餘悉免之。上從之。

崔敦禮卒

貶王義方為萊州司戶

李義府恃寵用事。洛州婦人淳于氏美色。繫大理獄。義府屬大理丞畢正義枉灋出之。將納為妾。事

己下

覺義府逼正義自縊以滅口。上知而不問。侍御史王義方奏曰。義府擅殺六品寺丞。就云自殺。亦由畏義府威如此。則生殺之威。不由上出。漸不可長。對仗叱義府令下。義府顧望不退。義方三叱。義府始趨出。義方乃讀彈文。上以義方毀辱大臣。貶之。二年。以褚遂良為桂州都督。李義府兼中書令。帝始隔日視事。

上自即位。每日視事。宰相奏天下無虞。請隔日視事許之。

胡氏寅曰。光王昧爽丕顯。後世猶怠。况導主以倦朝乎。高宗春秋鼎盛。天下一日萬幾。乃無故獻諛。請隔日視事。殆欲取媚于房帷間也。為大臣而如此。亦異於雞鳴賢妃。陳荒淫怠慢之戒者矣。

### 遣天竺方士歸國

天竺方士娑婆寐。自言有長生之術。太宗頗信之。發使詣婆羅門諸國采藥。藥竟不就。乃放還。上即位。復詣長安。上復遣歸。謂宰相曰。自古安有神仙。秦始皇漢武帝求之卒無所成。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李勣對曰。此人再來。容髮衰白。已改於前。何能長生。竟不及行而死。

貶韓瑗來濟褚遂良皆為遠州刺史

許敬宗李義府誣奏瑗濟與遂良潛謀不軌以桂州用武之地授遂良欲為外援遂皆坐貶瑗振州濟台州遂良愛州柳真象州遂良尋卒

以許敬宗為侍中杜正倫為中書令

三年貶杜正倫為橫州刺史李義府為普州刺史

李義府有寵於上諸子孩抱者並列清貫而義府貪冒無厭賣官鬻獄其門如市中書令杜正倫每以先進自處由是有隙訟於上前上兩責之以許敬宗為中書令辛茂將為侍中

午戊

四年削太尉趙公長孫無忌官封黔州安置

武后以長孫無忌受重賜而不助已深怨之以于志寧中立不言亦不悅令許敬宗伺其隙而陷之會人告太子洗馬韋季方罪敕敬宗與辛茂將鞫之季方自刺不死敬宗因誣奏季方欲與無忌謀反上驚曰舅為小人所間小生疑阻則有之何至於反敬宗曰反狀已具願陛下勿疑上泣曰朕決不忍加刑於無忌敬宗對曰陛下少更遷延臣恐變生肘腋悔無及矣上以為然竟不引問詔削無忌官封黔州安置敬宗又奏無忌謀逆由褚遂良



柳奭韓瑗構扇而成。于志寧亦其黨也。於是詔追削遂良官爵。除奭瑗名。免志寧官。

辛茂將卒。以許圜師為侍中。

殺長孫無忌。柳奭韓瑗貶于志寧為榮州刺史。

七月。詔御史追奭瑗。枷鎖詣京師。敬宗又遣袁公瑜詣黔州。再鞫無忌。逼令自縊。詔斬瑗。奭瑗已死。發驗而還。籍沒三家。近親皆流嶺南為奴婢。自是政歸中宮矣。

五年。初。令皇后決百司奏事。

上初苦風眩。不能視百司奏事。或使皇后決之。后性明敏。涉獵文史。處事皆稱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權與人主侔矣。





